

「愛的尋求」

的兩個中譯本

T. A.

一九七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Isaac Bashevis Singer 寫過一本書，書名是“*A Young Man in Search of Love*”。根據作者在該書序言裏所說，這是另一本書“*A Little Boy in Search of God*”的延續，記載的都是他的心路歷程（a kind of spiritual autobiography）。

“*A Young Man in Search of Love*”算不上是什麼好的文學作品。或許在「意第緒」（Yiddish）文的原著中有其引人入勝的地方，可是在英譯本裏絲毫看不出有何過人之處。這本書所寫的，只是一個為逃避兵役而故意挨餓的疲弱青年在肉慾中的翻流，其餘的不過寥寥數語，談不出所以然來。譬如說作者從不想（從波蘭）去巴勒斯坦到申請去巴勒斯坦，其間缺乏明顯的內心掙扎的描述，使原本可以往上提升的愛的情操，落得猥瑣鄙俚，不值一提。

當然，一時的成敗固然不足以論英雄，一本書的好壞也不能拿來論作家，更何況這本書僅是辛格性格歷程中的一段，他表示過以後還會繼續下去。果如其然，則這本書在他整個的回憶錄中或可適當的表達出作者此一時期的心境。

“*A Young Man in Search of Love*”目前有兩個中譯本。一本是陳蒼多先生譯的（時報出版公司發行，一九〇頁，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月初版，訂價四十五元）；另一本

是簡清國先生譯的（大地出版社發行、一七〇頁、六十七年十二月初版、訂價五十元）。很巧的，兩個譯本都取名為「愛的尋求」。

這兩個譯本都有明顯的趕譯的痕跡。至於兩本書何以竟巧到在半個月內分別問世以及何以竟能勞動兩位大學教授同時進行，陳先生和簡先生也都有簡短的說明，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陳蒼多先生的譯本可說是非常忠實的翻譯作品，幾乎是一字不漏的將英譯本翻成了中文。從他的譯後記中我們可以看出，陳先生在翻譯期間曾花了不少腦筋，特別是要使他的譯文「儘量不生硬」。很遺憾的，「生硬」正是陳譯本的一大缺點。以下是幾個比較明顯的例子：

①而我認為我的腳正在走下坡路，好像不由自主地。

②你對一位陌生人能有什麼了解呢？他可能是一位小偷、一位兇手、一位騙子。他可能也是一位共產黨、一位無政府主義者，或者一位梅毒患者。

③你尤其必須使她相信你沒有不可告人的動機。

④房子之中有電梯和所有的現代方便品。

⑤她的神色像是一個深深專心於一件重要的事情，却又被人叫開。

⑥我們的眼光被接觸。

⑦一個人走進房子，他就用他的可憐的故事襲擊他。

⑧我們能繼續做羔羊多久的時間？

⑨在我請假後我又得到校對員的職業。

⑩人們都在餓死；我正在變成眼瞎、耳聾、美國正在享有繁榮、有一段時間，意第諸語和意第諸文學似乎正在進展着……。

陳譯本的第二個缺點是譯錯的地方相當多，以下是幾小段譯文與英譯本的對照。

① The soldier who was temporarily my superior measured me head to toe and from toe to head.

那位暫時成爲我上司的軍人把我從頭量到腳趾，又從腳趾量到頭。（第四頁。）
原文“measure”是用眼睛「打量」的意思，從譯文看來似乎是用尺在量。

② He hurled fire and brimstone upon the Versailles Treaty for taking Upper Silesia away from the Germans and created the coridor between East and West Germany.

因爲凡爾賽條約從德國手中取走了西里西亞，並且造成東德和西德之間的高牆，所以他猛烈攻擊凡爾賽條約。（第十三頁）

東、西德之間的高牆是在東、西柏林之間，那是東柏林在一九六一年砌起來阻止人民奔向自由的，和一九一九年簽訂的凡爾賽和約無關。

③but this Lodz Jew knew nothing of this, or maybe he ignored it. 但這位羅茲地方的猶太人却對這點一無所知，或者可能他忽略了。（第十三頁）

“ignored”是「故作不知」，「故意不予理會」之意，非所謂「忽略」也。

④ “You can't take a great nation.....and dismember it.”

你不能攫取一個國家……然後加以解體。（第十三頁）

原文中「take」在此並無「攫取」的意思，不妨簡單譯爲「不能把一個大國就這麼瓜分了呀！」

⑤and I lacked the strength to subject myself to further weeks and

months of deprivation.

而我沒有力量再過更多個星期和更多個月的失業生活。(第十六頁)

“deprivation”在此係指「節食」，不是「失業」。原作者當時不是在當文學刊物的校對嗎？

⑥ The Forward writers, most of whom were experts on all the radical movements in Russia, uncovered Stalin's murders long before the democratic world became aware of them.

「前鋒報」的大部分作家都是蘇俄激進運動的專家，他們早在民主世界知道謀殺史大林的人之前就揭發他們了。(第卅頁)

“Stalin's murders”係指史達林殺人如麻的罪行，怎麼變成「謀殺史大林的」了呢？原文的意思是：「前鋒報」的大部分撰稿人對蘇俄的種種倒行逆施都瞭如指掌，他們早在民主世界知道之前就曾經揭發了史達林殺人如麻的罪行。

⑦ Could a Jewish state in Palestine really solve the Jewish question? 在巴勒斯坦的一個國家真的能解決猶太問題嗎？(第四十頁)

原文的意思是：讓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真的能解決猶太人的問題嗎？

⑧ My brother had persuaded the Palestine Bureau in Warsaw to issue me a certificate of immigration to Palestine, but since such a certificate was good for a whole family, the office made a stipulation that I marry first whether actually or in name only.

我的哥哥說服在華沙的巴勒斯坦事務局發給我一張移民到巴勒斯坦的證明，但因為這一

種證明對家人都有好處，所以當局規定要我先結婚——不管是實際上或名義上。(第六九頁)
“good for a whole family”是「對全家人都有効」的意思，不是「對家人都有好處」。

⑨ “I hope I can get leave from the magazine.”

我希望我能離開雜誌。(第二一五頁)

應該譯爲「我希望能在雜誌社請准假。“leave”是「假」，不是「離開」。

以上的這些錯誤，也許是「急就章」所難免。如果不趕時間，應該是可以避免得掉的。陳先生在譯後記中曾稱讚這本書「其價值和魅力直追盧騷的懺悔錄和紀德的自傳」，我想陳先生當年或許修過「廣告學」的學分。

比較之下，讀者不難發現簡清國先生的譯本要遠較陳蒼多先生的譯本爲佳。

簡先生的譯本不如陳先生的詳盡，有不少省略之處，或是一兩句，或是一兩段，這一點簡先生在譯後記「關於『愛的尋求』」結尾處曾有說明，此外就是憑空加上了許多小標題，這些想必是牽就在聯合報副刊上連載的結果。

簡先生的譯筆十分流暢，書中人物的對白也很口語化，對英文的理解力相當的強，可以稱得上是目前本省翻譯界少見的高手。可惜簡先生也是在趕筆的壓迫之下犯下了幾個不該犯的錯誤，可見趕譯如趕車，有時候會跑掉帽子的。

以下是幾個對照的例子..

① Now that I was temporarily freed from the fear of military service,.....

既然目前已暫時免去充軍的恐懼。(第四頁)。

“military service”是「兵役」，是國民應盡的義務之一；「充軍」則是前人對犯人

的處罰方法之一，意思截然不同。

② One of the hangers-on here (at the club) was an actor named Jaque Levi.

我們這個俱樂部還有一個跟班的，名叫雷維。（第九頁）
“hanger-on”在此應作「常客」解。

③ The people at the Writers Club laughed at the somewhat anglicized Yiddish employed at the Forward……

作家俱樂部的窮酸作家老是嘲笑在「前進報」做事的一些職員……。（第廿二頁）
“somewhat anglicized Yiddish”是指「前進報」的意第緒文不夠標準，由於是在美國發行給猶太人看的緣故，該報記者的文章很有英文的味道，已經不是純正的意第緒文了。此外，「窮酸」兩個字也是簡先生自行加上去的形容詞，這種例子相當多。

④ In some book or magazine, I had stumbled upon a phrase: “split personality,” and I applied this diagnosis to myself…… Now my potency was beyond belief — suddenly I became impotent.

記得在什麼雜誌看過「雙重人格」的心理狀態，我想這不就是我的寫照嗎？……因此對自己的能力開始懷疑起來；突然間我變得虛弱無力。（第廿三頁）

整個這一段是辛格寫自己當時常常疑神疑鬼的以為自己生了這種病，那種病，還經常在兩種極端的想法之間搖擺不定。Now my potency was beyond belief — suddenly became important 乃他舉出的許多例子之一，意思是「有時候我能力之強令自己都不敢相信，可是突然間我也會變得無能」。

⑤ And she went back into the toilet and resuming throwing up.
她再回到洗手間又哭又鬧。(第四十一頁)

“throwing up”「應作「嘔吐」解。

⑥ I have no intention of staying in Palestine for long……what will the Jews do there? It's still half desert.

我不想久待在巴勒斯坦……猶太人在波蘭沒有什麼前途可言，目前波蘭有一半的土地仍然是荒蕪不毛。(第五十四頁)

原文的意思是指巴勒斯坦。這句話是史蒂華小姐對辛格所說，表示不打算在巴勒斯坦久留，因為她認為猶太人回巴勒斯坦並無前途，何況那裏還是一片荒蕪。簡先生所譯「波蘭有一半的土地仍然是荒蕪不毛」，顯然是沒有仔細思索之故。

簡先生的譯本裏雖然有一些不妥之處，但整個來說，它仍不失為一本非常够水準的翻譯作品。如果讀者一定要在陳蒼多先生的譯本和簡清國先生的譯本之間作一選擇，我會勸他買簡清國先生譯的「愛的尋求」。

最後，筆者想利用這個機會向兩位教授提出個人一點點的希望。陳蒼多先生曾和張平男先生合譯過英國名作家 E. M. Forster 的經典之作“A Passage to India”，可見陳先生並不是偏愛湊熱鬧；簡清國先生公餘之暇初試啼聲，居然有如此優良的表現，足見前途未可限量。希望兩位能挑選一、兩本在英、美文學史上能佔一席地的作品，不急、不趕、平心靜氣的翻譯出來供同胞欣賞。

「愛的尋求」的英譯本實在不够高明，兩位犯不上為它浪費掉那麼些寶貴時間。

(本文稿費請捐為愛國自強基金)